

STUDYING
AND
TEACHING
WORLD ENGLISHES

世界英语

研究及教学

何南林 著

世界英语

研究及教学

何南林 著

STUDYING
AND
TEACHING
WORLD ENGLISHES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 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英语研究及教学 / 何南林著.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81130-935-5

I. ①世… II. ①何… III. ①英语—教学研究 IV. ①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4465 号



世界英语研究及教学

SHIJIE YINGYU YANJIU JI JIAOXUE

著 者/何南林

责任编辑/徐 婷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8

字 数/234 千字

版 次/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935-5

定 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序

首先有必要对书名予以解释,否则难免引起误会。由于英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而且学术界也不乏“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这样的论述及研究,因此,“世界英语”很容易等同于“世界语言”,而“世界英语研究”也极有可能被误解为纯粹的英语研究,或者说,从世界通用语的角度对英语予以研究。这显然完全曲解了 World Englishes 以及 World Englishes studies 的真实含义。

其次,World Englishes 更容易引发疑惑——English 怎么会有复数?虽然“复数英语”在学术界早已司空见惯,比如 non-native Englishes, indigenized Englishes, nativised Englishes, localised Englishes, domesticated Englishes, indigenous vernacular Englishes, postcolonial Englishes,等等,但一般人(甚至包括英语本族语者)仍然难以接受,电脑也不予认可,一旦键入,立即标以红线,以示有误。

不过,按理说,World Englishes 应该并不是什么新奇事。比如,人们早就知道英语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之分,这不就意味着世界上有好几种英语吗?假如一个人对这几种英语都熟练掌握、应用自如,那岂不就是“懂好几种英语”吗?而“他懂好几种英语”这句话若要译成英语,岂不就是“He knows several English languages”,或者干脆“He knows several Englishes”吗?

“World Englishes”的概念其实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便已经提出,吸引了大量学者投入研究,并且创立了专门的学术杂志,如 *World Englishes*, *English Today*, *English World Wide*, 专门刊载

有关世界英语研究的文章,比如巴西英语、菲律宾英语、尼日利亚英语、阿尔巴尼亚英语等,当然,其中也少不了中国英语。

World Englishes 常被称为“范式”(World Englishes paradigm)。姚小平对这个名词予以了解释:

谈及语言科学的“革命”,就牵连到另一个概念“范式”(paradigm)。“范式”这个词,日常的用法大约等同于典型或范例,而这里说的“范式”则有特殊的意思,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用它来指一群科学家共同奉持的学术信念和集体保持的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科学史上,托勒密的地心说是早期天文学的范式,后来被一种全新的范式即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弃旧而从新,便导致了科学的革命。回顾西方语言学史,是否也有“范式”可言,发生过类似于自然科学史上的那种革命呢?(2011:403)

那么,World Englishes paradigm 在英语语言史上是否也有可能导致一场类似的革命呢?

Kachru(1996)在 World Englishes: Agony and Ecstasy(世界英语:折磨与狂喜)一文中特别提及复数“Englishes”的重要意义,也即体现了形式与功能的多样性,英语在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下的使用,以及文学创造的多样化。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这句话:And above all, the term stresses the WE-ness among the users of English, as opposed to us vs. them(native and non-native)(尤其是,该词强调了英语使用者中的“WE-ness”,这一点恰恰体现了“我们”与“他们”,也即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对立)。

所谓“WE-ness”,一看就知道是由 World Englishes 的缩写加后缀生造出来的一个词。关键是,“WE”恰恰又意为“我们”,因此,“WE-ness”即可以理解为“世界英语们性”,又可以理解为“我们性”。之所以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怪词”,无非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即英语已经不属于哪个特定的民族,而是为全球所有。换言之,在世界英语这个大背景之下,已不再区分“我们”(本族语者)与“他们”(非本族

语)。更确切地说,“WE”(World Englishes)就是“WE”(we),世界英语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Kachru(1992)将有关世界英语的课题具体划分为 12 个子项目:

- (1) The spread and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英语的扩展与等级分层)
- (2)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atification(英语等级分层的特点)
- (3) Interactional context of world Englishes(世界英语的互动背景)
- (4) Implications of the spread(英语扩展的含义)
- (5) Descriptive and prescriptive concerns(描写性与规定性)
- (6) The bilingual's creativity and the literary canon(双语创造性与文学规则)
- (7) Multi-cansons of English(英语的多重规则)
- (8) The two faces of English: nativisation and Englishisation(英语的两面:本土化与英语化)
- (9) Fallacies concerning users and uses(使用者与使用谬误)
- (10) The power and politics of English(英语的权势与政治)
- (11) Teaching world Englishes(世界英语教学)
- (12) Appropriate shifts in theories, research, and teaching(理论研究及教学的适当转换)

很显然,如此丰富的内容绝对不是一本书所能涵盖得了的。

研究世界英语,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简单介绍各种变体英语的不同特点,而更在于变体英语的教学,尤其是作为第二语言以及外语的教学。实际上这也正是本书的主要探讨对象。众所周知,我国的英语教学一直以“少慢差费”著称,世界英语研究必将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一个本质性的改观。

由于 World Englishes 译为“世界英语”无法真实体现其内涵,而译为“世界英语们”又明显违反汉语的基本规则,因此干脆使用缩写 WE。为了简便起见,书中还将使用其他缩写,比如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缩写为 ESL, English as a for-

eign language(英语作为外语)缩写为 EFL。再比如 native speakers,本意为“英语作为本族语的说话人”,non-native speakers 本意为“英语作为非本族语的说话人”,表达起来实在过于累赘,因此分别简写为 NS 与 NNS,与此相似, speakers of world Englishes 简写为 WES。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命名与定义 001

第二章 变体英语 008

第一节 中国香港英语——词汇陷阱 009

第二节 意大利英语——斩尾词 012

第三节 马来西亚英语——汉语借词 016

第四节 新加坡英语——“until”与“到” 020

第五节 加纳英语——主谓不一致 024

第六节 阿尔巴尼亚英语——谓主结构 028

第七节 印度英语——私人信函 033

第三章 地域性变体英语 038

第一节 欧洲英语 038

第二节 东南亚英语 042

第三节 加勒比英语 048

第四节 西非英语 051

第四章 英语本族语变体 054

第一节 英语与美语 054

第二节 非洲美国英语 057

第三节 爱尔兰英语 060

第四节 新西兰英语 065

第五章 中国英语 069

第一节 《中式英语之鉴》 070

第二节 《分光镜下的汉语干扰英语实例》 083

第三节 “疯狂英语” 090

第六章 语言成熟论 098

第一节 中介语 099

第二节 石化现象 106

第三节 新英语 111

第七章 To be or not to be 118

第一节 标准英语 118

第二节 创新与错误 122

第三节 双语能力生态学 127

第四节 语言精神分裂症 132

第八章 To understand or not to understand 139

第一节 美国英语 140

第二节 理解与身份 147

第三节 第二语言与外语 153

第四节 语言歧视 158

第九章 To teach or not to teach 165

第一节 师资培训 165

第二节 专业设置 169

第三节 伦理困境 174

第四节 美国人与世界英语 177

第十章 To test or not to test 183

第一节 信度与效度 183

第二节 谁的标准 187

第三节 高风险测试 194

第十一章 从 WE 到 ELF 200

第一节 中介语语法 201

第二节 语音共核 205

第三节 外语教育论 211

第四节 全民英语 219

结语:中国驱动 226

参考文献 229

第一章 绪论:命名与定义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语言获得过像当今英语这样的地位。不过,与此同时,对英语的探讨、争论,及至不同意见,亦堪称史无前例。有的学者甚至质问:究竟有没有一种称之为“英语”的实体?言下之意,“English”一词最好不要单独使用,最好加上“English as…”(作为……的英语)这样的限制,于是便有了英语的各种名称。

例如,McArthur(2004)提出疑问——Is it *world* or *international* or *global* English, and does it matter? 文章首先对这三个词予以分析:

- world shipping, international shipping, global shipping
- world opinion, international opinion, global opinion
- world peace, international peace, global peace
- world law, international law, global law
- * world warming, * international warming, global warming

前两组称得上同义词,可以相互交换,而从第三组起便开始体现差别。例如,world peace 与 global peace 都可以用来指免于战火,但 global peace 除了避免战争之外,还包括终止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而 international peace 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只要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处于敌对状态,也就谈不上什么 international peace。简单而言,这三种“和平”只能说意义相近,但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它们不能算是 synonymous(同义词)而只是 synonymic(近义词, similar in meaning)。第四组虽然意思相近,但 international law 最为常见,尤其是可以直接用来指国家或机构,比如设在海牙的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至于第五组则明显区分出可以与不可以了。

McArthur 接着就三种“英语”分别予以了介绍。虽然就篇幅而言, World English 出现的频率为其他两种的四倍以上, 而且在描述与推广等方面也的确占据了中心地位, 但远远没有达到一家独大的程度。也就是说, 到底应该是哪种英语, 尚无定论。也正因为如此, 作者才用疑问句作为标题, 同时欢迎对全球化世界中各种英语名称予以进一步评论。

或许正是作为一种回应, Erling 次年(2005)便发表了 *The Many Names of English*(《英语的许多名称》)一文, 不但介绍了更多人们比较陌生的名称, 而且力图回答“Why so many names for English”。原因有以下三种:

(1) The increase in the use of English globally. (英语全球性使用的增长。)

(2) The emergence of scholarship that critically assesses the spread of English. (学术界对于英语的扩展开始出现批判性评价。)

(3) The attempts of ELT professionals themselves to counter the perceived dominance of English. (英语教学界本身察觉出英语的统治地位从而试图加以抵制。)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 也即有关英语教学的问题。Phillipson(1992)将英语称为“帝国主义语言”, Skutnabb-Kangas(2000)则将其形容为本土语言及文化的杀手。Holland(2002)指出, 对英语的恐惧如此之普遍, 以至于在英语教学中采用一种批判性的方式(critical approach)已是在所难免。Erling 强调, 在英语全球化的背景下, 不但英语教学界必须想方设法保护本土价值、本土文化及本土语言, 而且教学中也应该增加这样的内容, 以便鼓励学生批判性地分析英语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Erling 最后总结: 为英语寻找一个恰当的名称, 最主要的目的是确保全世界的英语教学从业人员摆脱一种观念, 即英语本族语变体具有特权。这也就意味着, 英语教学仅仅只是为了跨文化交际, 为了批判性分析, 当然, 如果有必要的话, 也可以视为一种抵制手段(The language must be taught as a mea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itical analysis and indeed, where necessary, resistance)。

下面简要介绍 Seargeant(2010)对“许多英语”的研究。

Seargeant 根据功能、社团、历史、结构、生态和复合体六种范畴,对英语进行分类,如表 1.1 所示。表中右侧的“level”(级别)表示描述对象的差别。例如,“英语”本身作为一个变体,划为 1 级;各种殖民地变体组合成 2 级;而其中之一比如印度英语则为 3 级。关于“级别”问题这里暂不予深究。表中所列项目有些比较简单,有些则过于复杂,还有些与本书内容关系不大,因此不打算一一全面详解,只予以有选择地介绍。

表 1.1 A taxonomy of the names of English

Category	Name	Level
Functio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	3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EFL)	3
	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EAL)	3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EIL)	3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ELF)	3
	International English	3
	World standard spoken English(W SSE)	3
Community	Metropolitan standards	2
	Regional dialects	2
	Social dialects	2
	Immigrant Englishes	2
	Native/non-native varieties	2
	Global	3
	Global English	3
History	Language-shift Englishes	2
	Colonial standards	2
	Indigenised Englishes	2
Structure	Pidgin Englishes	2
	Creole Englishes	2
	Hybrid Englishes	2

续表		
Category	Name	Level
Ecology	Inner Circle varieties	2
	Outer Circle varieties	2
	Expanding Circle varieties	2
	World Englishes	2
	New Englishes	2
Multiplex	World English	1
	English language complex(ELC)	1

从功能(function)上说,英语可以分为三大类:作为本族语(ENL),作为第二语言(ESL),作为外语(EFL)。

英语作为本族语,也即母语,属于天经地义,无须一提,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表中根本就没有列出。需要强调的是,ESL与EFL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具有本质差异。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将其混为一谈,或者说,有意淡化二者之间的差别,比如,将我国的英语学习称为“二语习得”。这种错误观念难免对英语教学产生不良影响。后面将予以专门讨论。

英语作为附加语言(EAL)。EAL不妨看作ESL的另一种名称,主要用于需要对ENL与其他变体之间做出明确区分之时。比如,有许多民族实行多语制,因此,如果真要按照学习顺序排列的话,英语往往只能算是第三甚至第四、第五语言。如果继续称之为“第二语言”,则极有可能引起误会,而使用“additional”就可以避免因排名而引起的麻烦。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EIL)。从某种程度上说,EIL是因为传统的ESL与EFL两分法不够准确,故而用来取代ESL。当然,随着国际交往模式的不断扩大,EIL本身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比如,不再局限于旅游观光,不再以本族语标准为模式,不再与ENL国家具有文化关联,等等。与“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相当的还有一个名称:international English。相比之下,后者虽然更加简洁,但在世界英语研究中,一般还是倾向于前者,因为后者很容易让人产

生误解,以为真的存在一种典籍化的、全世界普遍认可的英语变体。

例如,Kachru(1997)就对《剑桥国际英语词典》提出批评,因为该词典所谓的“国际”,实际上仅仅只是指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而所谓“国际英语”,通常也被视为本族语标准英语在全球的散播,而不是指英语本身为了适应国际需要而做出的改变。随着英语本土化进程的不断进展,Englishes 一词已经不仅仅用于指“English as a native language”(英语作为本土语言),而且也包括“English as a nativized language”(英语作为本土化语言)。

英语的扩展是众所周知、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对结果却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念,即“国际英语观”(international English view,简称 IE 观)与“世界英语观”(world English view,简称 WE 观)。前者仅仅承认一种规范,即本族语者所持有的规范(当然不否认其中仍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等区别)。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普世观”(universalist view),顾名思义,也即认为存在一种全球通用的内圈本族语英语能力。与之相反,WE 观则认为英语在后殖民时期已经分裂成多种语言(lects),比如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等,如果将 IE 观强加给世界英语使用者,势必造成对 NNS 的歧视,因此主张地方标准。在 WE 观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确”英语,自然也没有什么本族语规范。

WE 观与 IE 观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变体英语的存在,而在于如何看待其作用与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看待语言规范。IE 观主要依赖于两点,一是需要足够多的本族语者来确定严格的语言规范以及相应的习得;二是需要大量的 EFL 学习者为了获取证书、入学、就业以及移民等目的参与国际性测试,以证明其英语水平。WE 观则相信以及尊重变体英语的多样性。确切地说,每种变体英语都借用一些英语的母体形式组合成一种稳固的方言,这种方言对于日常使用来说不但正确,而且事实上往往也是唯一的口语表达形式。这也就意味着,NS 所讲的“标准英语”此时反而成了“非标准”。

WE 观实际上可以说起源于一种世界观(world-view),即任何一种据有高度统治地位的语言,比如英语,都有责任认真注意因其广泛传播所造成的语言、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危害。其中一

个例子就是英语水平测试只能用“标准”(也即“本族语”)模式予以评价。

英语作为共同语(ELF)。所谓“lingua franca”,本意是指“母语不同的人们之间所使用的一种语言”。具体到英语,则不妨定义为“一种既没有共同母语,也没有共同(民族)文化的人们之间的接触语言,也即将英语作为一种外语用于交流”。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foreign language”,而不是“second language”。ELF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对于英语教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可惜其在我国英语教学界还极其陌生。后面还将详细论述。

在“社团”(Community)范畴之中,列有“Global”一项,非常有趣,值得一提。该词实际上是个形容词,后面不带被修饰语,就这么孤零零地使用,堪称罕见。尤其是,底下还紧跟着一个“Global English”,就更加显示出它的独特甚至怪异。Toolan(1997)之所以要造出这样一个新词(neologism),目的就是要令其与自身的历史“离婚”(divorce),以此来反映一个事实,即当今全球环境下所使用的英语再也不受控于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了。事实上,这种重新命名的方式很早就已经出现过。例如,Suzuki(1975)便曾独创“Englic”一词来代表一种变体英语,目的就是要割断与安格鲁英语国家统治文化之间的关联,以保证日本人在与其他英语使用者交流时不至于牺牲自己的文化身份。

“生态”(Ecology)范畴中的项目为本书重点讨论的对象。Kachru 根据英语的传播与分布情况,提出了一个同心圆模型,如图 1.1 所示。

从某种程度上看,可以将内圈、外圈、扩展圈视为对 NEL,NSL,NFL 更大范围上的复制。

所谓“新英语”,其出现甚至比“世界英语”更早,或者说,后者就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由于后面还将重点介绍,这里也就不再详述了。

简而言之,从 WE 的角度来看,“英



图 1.1 同心圆模型

语”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英语了，而是需要加上各种不同的“作为”，比如，“作为母语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作为外语的英语”“作为共同语的英语”等。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相应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习哪种英语？本书将对此予以解答。

第二章 变体英语

关于英语的“变形”,Yano(2009)曾有一番十分有趣的描述:

英语一旦跨过大西洋来到美洲,lift(电梯)就变成 elevator,underground(地铁)就变成 subway,potato chips(薯条)就变成 French fries。英语一旦登陆澳大利亚,sheep(绵羊)就变成 jumbuck,stone(石头)就变成 gibber,pavement(人行道)就变成 footpath。在南亚,人们常用 worked like a bullock(工作起来像头小公牛)来形容妇女,无关轻重的男人也不再是 small potatoes(小土豆),而是变成 small radishes from an unknown garden(来自无名花园的小萝卜)。反义疑问句中的疑问部分则永远保持同一形式,如:“You’re coming, isn’t it?”在东南亚,敏感称之为 onion-skinned(长了洋葱皮的),使身体发热称为 heaty。cousin 也有了性别之分,如 cousin brother 与 cousin sister,由 postpone(推迟)杜撰出 prepone(推前)。形容紧张不再是 has butterflies in the stomach(肚子里有蝴蝶),而是变成了 has a mouse in the chest(胸膛里有老鼠)。在撒哈拉沙漠地区,冠词常常省略,如 organize strong team(组织强队)、going to cinema(上影院);不可数名词也可以加“s”,如 all my furnitures(家具)、all his properties(财产)、noises of laughter(笑声)。

“趣味英语”显然远不仅止于此。本章选择了七种变体英语,每一种再选择一个特殊的现象予以简单介绍。